



光緒《鎮海縣志》中的圖與文



贺钦的坎坷身世

贺钦父亲贺孟员迁移辽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史籍及方志的记载互有异同，如说贺钦“其先浙之定海（后来的镇海）人”，“戍广宁，后为辽西人”；“贺孟员以戎籍隶辽义州卫”，“贺孟员任辽义州卫官，贺钦随父寄籍辽东”。这些说法有对也有不对。

“辽义州卫”，指的是辽义州卫的卫城，是在洪武二十年八月设置的。“卫”及其隶属的“所”（千户所和百户所），是京师及全国各军事要地的军事设置。每个卫下辖五个千户所，大抵5600名军士，长官为指挥使；每个千户所1120名军士，长官为千户（五品）；每个百户所112名军士，长官为百户（六品）。卫所内的长官采用世袭制，军士录入军籍，世袭当兵。在卫所，大多数士兵屯田干农活，驻守防御的只是小部分。农副业收入常被将帅及军官们所觊觎，军士渐次成为他们的雇工。明代中叶，屯田的弊端已经无法填补，军事训练形同虚设，军士破产逃亡难以制止，于是废除屯兵而改用募兵。

当时宁波定海也有卫所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定海卫”。贺钦的祖父贺志德早年去世，遗下孤儿贺孟员（贺钦生父），得到叔父贺志初的照顾，才得以挺了过来。据笔者考证，贺孟员至少还有一个伯父和小叔父，这也许就是贺志初投入定海卫军籍的直接原因。本来贺志初可以就近服役，不料在洪武末年（一说永乐初年）他奉命远赴辽义州卫“补役”。《医闾先生集存稿》说，其时贺孟员年方弱冠（20岁），原定另有个小叔父应该跟随兄长贺志初同行，但其人在临出发前夕竟踪影全无。在这尴尬时刻，贺孟员挺身而出，并且从容地说道：远赴边塞，不能让叔父独行，我必定跟他命运与共！结果叔侄俩随队而行，先到辽宁的广宁，又转移到了义州。

据记载，贺孟员对其叔父极为孝顺，有次叔父患病，一拖一个多月，他白天在郊外耕作，夜里在家侍候病人，虽然极为辛苦，但他却说不苦。后来生活安定了，贺志初设法把家眷接了过去，贺孟员也成了亲，生育了两个女儿，但贺钦这个独子是他59岁时才来到世上的。贺孟员长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来回经商，赚钱养家，这是个大家庭，因为他没有与叔父分炊。由于他恪守诚信，“俭静自守”，同时在经商路上慷慨好施，广结善缘，如出资铺路修桥，以利他人通行，并且经常馈赠有困难的合伙人，所以多遇商机，收入颇丰。上了年纪以后，贺孟员辞商务农，一直活到84岁。

贺孟员本人没有在卫、所中任职或当兵，这也是受到卫、所屯兵制度的限制之故。承袭贺志初军籍的是其“季子”贺旻，贺旻先当军吏，后来立下军功，被提升为正六品的“百户”。由于贺家出了“百户”，“戎籍”变成“官籍”，住处被称为“官邸”。城里众人因为贺孟员论排行是老二，所以尊称贺孟员为“二老官人”。但贺孟员既不是军士，也不曾任辽义州卫官，他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而已。贺孟员对于独子贺钦，倒是喜欢他好好读书，求得科举功名，改变父辈的面貌。尽管那里人鄙视科举，热衷武艺，可他还是把儿子送到学塾读书，甚至在儿子18岁时，还花大钱让他到数百里外辽阳的名士丘霁处学《诗》，在那里一住一年多，果然学有大进。翌年就中乡试第二名，这在辽西可谓破天荒之举。

贺孟员虽然跟随叔父贺志初定居辽义州，但因为种种原因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宁波和定海老家，因此他经常缅怀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故乡，为那里的山山水水魂牵梦萦。他对唯一的儿子贺钦屡屡讲述从前的故事，要他别忘记贺氏的祖居故土，那里有先人的坟墓庐舍。这对贺孟员本人来说也许只是藉以缓解浓浓的乡情乡愁，但对贺钦来说则是一种刻骨的描述和铭记，使他不能忘怀自己是浙人之子，所以他给儿子取名为“贺浙孙”。原先他以为古礼上说：祭祀祖父以上三代只有“宗子”才有资格，像他非长子长孙的“支房”，只能作为旁祭，所以他在义州的家里仅仅为死去的父母按时拜祭。后来他打听到宁波定海的老家消息，长房一脉的后人穷困潦倒，靠为族人做长工艰难度日，祖上留下的宅院都卖光了，哪谈得上为祖父、曾祖、高祖上坟祭祀呢！他在《成化戊戌告祭四代文》中沉痛地自责：“惟我先祖，世为鄞人”，“坟墓在鄞，未能展省”，“忍泥古礼，弃先祖祀”。从此，他设神主，奉于祠堂，敬献孝诚。虽然这只是一场仪式，但也真切地体现了贺钦尊祖重乡的情感。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黄宗羲称贺钦至诚待人

从明代中叶起，甬上历代名流都对贺钦比较关注，并且以他为“四明人”而自豪。

例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其所辑的《明儒学案》中曾经多次述及贺钦，其中有对其言行的概叙，称他至诚待人，以至“不期信于人，而人自信”，都说“贺黄门（贺钦曾任户部给事中）无媿语！”黄宗羲还力排众议，高度评价贺钦所属的“白沙学派”，他说：整个明代的儒家学派，到白沙学派才进入“精微”的地步，该学派的“吃紧工夫”，全在于提高个人的思想涵养。他认为这个“心学”派别，跟王阳明先生“致良知”的心学派别是前后相承的关系，两种学说“最为相近”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发扬光大。他引用陈献章的话说：“（贺钦）先生笃信谨守人也！”贺钦不但涵养极高，而且把它用于“反身实践”，有别于一味“在静坐中见端倪”的白沙学派同人。有人认为，这既是贺钦的人格道德魅力的源泉，也是在哲学史上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。

贺钦著作

让后世学者如获至宝

清代雍正年间，贺钦的裔孙贺达人进国子监深造，国子博士是镇海籍的张懋建（字介石）。张懋建十分注意搜罗乡帮旧闻掌故，曾订正嘉靖、乾隆时代两部县志的舛讹，著有《邑志正讹》；还编有《侯涛山志》、《蛟川耆旧诗》等地方文献。当看到被他称为“吾邑医闾先生”的后人时，非常高兴。他知道，明末社会大乱，清初又屡兴文字狱，贺钦的著作《医闾集》中多有揭露和抨击满清前身“后金”恶行的内容，所以迭遭毁弃、散佚的厄运，要找到明版《医闾集》，即使在宁波也相当不易。所以当贺达人从旧箱子里取出先人著作的旧刻本给他过目时，张懋建顿时如获至宝。他事后追叙道：当时自己正患寒热病，整日体力不支，常在卧榻上受煎熬，自从看到《医闾集》旧刻本后，每天总是按时挣扎着起来，请门生扶在土炕上坐好，然后用笔一页一页地把它抄写誊录。在抄写同时，他还作仔细的校对审定，前后足足花去一个多月时间，才算告竣。然后他邀集几位同仁，再次加以考订，最后印成新刊本，“以垂久远”。他认为整理出版贺钦的著作，既是学术盛事，也是发扬“吾邑文虬之光”（虬，有角的小龙）。

宁波学者视贺钦

为明州文化的灿烂之星

晚清举人、当代宁波著名地方文献专家张寿镛先生，视贺钦为明州文化的灿烂之星，在他编辑的《四明丛书》中也刊行了《医闾先生集》（包括被《四库全书》删除和涂改的“碍时”文字）。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医闾先生，天下人皆知之”，把四明人以贺钦为自豪的心情表露无遗。张先生对贺钦的治事能力和“至理名言”概述极为精彩，前者如“先生在朝，谏谏谏谏，处义州乱事，不伤一人，而众得安定，谓贺黄门（贺钦曾任户部给事中）无媿语也”。后者如“尝自谓：士之进退，各有其道，苟退而无所猷为，甘为颓靡，其视进而尸素者何远哉！”意思是士人无论当官或为民，都应该有所作为，如果退后就无所作为，或者颓放萎靡，这跟在做官时尸位素餐有什么两样！历来人们信奉“穷则独善其身”，不当官了就可以优游林下、不问民生，这与贺钦的主张大相径庭。

他的传记曾是四川省高考语文阅读题

受甬上名流推崇的镇海籍学者贺钦

翻阅前几年高考语文试卷，看到2012年四川省高考语文试卷文言文阅读题，不免感到有些惊讶，因为该题内容是镇海籍学者贺钦（医闾先生）的传记，而且题后标明它选自光绪《镇海县志》。

历来高考文言文试题多采用历朝史籍传记，而我国正儿八经的史籍汗牛充栋，人物传记更是繁多，可是这份试卷的命题人居然把目光投向一个千里之外的县级地方志，这是值得想一想的。

探究其取材之因，或许与下面两点有关：一是贺钦名望较大，他是明代儒家“白沙学派”的重要骨干，《明史》有传，其人在朝中做官敢于担当，退居家乡后德行卓异，以身垂范，对周边社会起着重要的影响，官方和民间都有极佳的口碑；二是该县志的编纂者是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俞樾，他笔下的内容和文字应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。好几年过去了，该阅读题作为比较流行的“真题”、“模拟题”，在若干考试资料中还时有出现。

主讲人 朱道初